



我是客家人

谭元亨 著



我是客家人

谭元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客家人/谭元亨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321-5337-4

I. ①我…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6245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我是客家人

谭元亨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37-4/I·4237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243241

代序：我是客家人（歌词）

歌词原作 谭元亨 作曲 徐东蔚

1. [(伴唱)哎呀哩 哎呀哩]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里人，
走过千年迁徙的坎坷，
啊一生岁月沧桑的风尘，
一生岁月沧桑的风尘，
曾经一无所有，
尝透苦辣辛酸，
漂泊天涯为创业，
四海为家求生存。
山转水转心不转，
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伴唱)山转水转心不转，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呢！

2. [(伴唱)哎呀哩 哎呀哩]

你从何处去，
乡音识亲人，
带着遗留古老的梦想，
啊捧出炎黄子孙的真诚，
捧出炎黄子孙的真诚，
大业继往开来，
全凭双手苦拼，

风吹浮云走万里，
树高千丈不离根，
天变地变心难变，
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伴唱）天变地变心难变，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呢！

——创作于 1997 年，于世界上传唱至今

目录

代序:我是客家人 / 1

楔 子 十万冤魂 / 1

第一卷 客家之子 / 20

第一章 倒春寒 / 21

第二章 “原乡” / 33

第三章 “万人坑” / 51

第四章 时间站在年轻人一边 / 64

第五章 力透纸背 / 82

第六章 “太空人” / 103

第二卷 新客家 / 121

第七章 大地脉搏的跳动 / 122

第八章 苦难的遗嘱 / 139

第九章 顶级的罪名 / 158

第十章 重走客家路 / 177

第十一章 夜半山歌声 / 198

第十二章 建筑哲学 / 214

第十三章 哀悯与辉煌 / 237

第三卷 客家媳妇与客家母亲 / 257

第十四章 经典,还是泡沫 / 257

第十五章 紫藤水杯 / 278

第十六章 中标废标 / 296

第十七章 利益的共同体 / 312

第十八章 和尚打伞 / 327

第四卷 客家式命题 / 345

第十九章 得谤可以销名 / 347

第二十章 开庭 / 359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遗愿 / 376

第二十二章 删掉的帖子 / 391

不是终结 苍天在上 / 405

楔子 十万冤魂

“这不是我个人的败诉，而是我们共同的民族良知遭到了蛮横无理的蹂躏。”

“是呀，推土机无视的是一场巨大的民族与历史文化浩劫。难道他们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吗？”

“别说了，我又听到了十万冤魂在呻吟……”

“我听到的是几十部打桩机巨大的声响。”

“这几十部打桩机就砸在十万冤魂的白骨之上，才让我听到他们永远不会停止的呻吟呀！”

“你挡得住推土机，你顶得住打桩机么——这已是历史！”

“你忘了我同样给你们说过的另一句话，在权力社会，建筑是与权力争真理，在金钱社会，建筑同样是在与金钱争真理。这也是历史，更牢不可摧的大历史。不管这里将来会建起什么东西，它都必须对曾经强加于此的恐怖的反人类罪行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悲剧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应就此掩盖掉一切。”

——与主人公的对话

—

在华南大学的中心地带，波光潋滟的东湖一侧，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建筑红楼”，掩映在花丛与绿叶之中。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筑，无疑也成了经典，琉璃瓦的顶，红色的墙，红绿相间，如一片

朝霞落在了山林之间——这么比喻,似乎还缺乏了一些想象力,在虚实之间,天地之间,它犹如时空中扬帆起航的巨舰,在驶向一个更为壮观,更加丰富多彩的未来。毕竟百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已遍布五大洲四大洋,成为建筑界的翘楚。

因此,这里一直是学人们景仰的地方,一提到这所大学,自然就提到这座建筑红楼,提到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师、院士以及他们的杰作,众多惊世骇俗的建筑作品,这里永远有着创作的灵感,创造的冲动以及成功的盛大欢宴。人们认为,这里是与挫折、羞辱、诽谤无缘——一座永远胜利与成功的神殿。谁考到这里,就等于跳了龙门,等待他的只有鲜花与香槟,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建筑红楼百年耸峙,而它的主人与学子已经不知更换了多少了。

一晃眼,已是两个世纪之交了。

主人与学子们依旧那么幸运吗?

这一天,年轻的建筑师秦衡正在自己的设计室里。说“年轻”也不年轻了,都到了不惑之年,可按照如今“标准”,四十五岁还是青年人呢。不过,用了解他的同仁们的话说,他却是“从来没有年轻过”,连相貌也如此,一副苦相,几近“八字眉”、不苟言笑,口里永远噙着欲吐未吐的苦衷——这与这座名楼似乎太不相称了。

此刻,他按住一大摞的图纸站起来了,那摞图纸是一个博览中心的布展方案,其中的内容,则是一个族群千年迁徙的苦难史、血泪史与拼搏史,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而这个方案的制订,倾注了他与博士们无尽的心血,可这比起方案的采用过程,还算不了什么……用曾主管博览中心的原文化局长的话说,把这布展方案打印出来,把打印机都打爆了。好在几经反复,方案已基本被认可了。于是,他的目光也转向了挂在墙上的另一幅设计图纸。

而此刻他所面对的设计图纸,让他却更无法不冷峻、沉重。这是一份题为“东方奥斯威辛——南石头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图,规划早做好了,现在是主体纪念馆的设计。平日,规划在等候审批之际,设计师是不会早早把主体建筑先行设

计好。可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竟把手上的设计任务统统搁下,先把这个纪念馆画出来,好消释心中压得太长久的块垒。

设计院的元老、前辈,就曾拿出过享誉中外的同类设计——虎门炮台鸦片战争海战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长春烈士陵园等等。前辈在其间的理念,如南京纪念馆的三大概念:战争——杀戮——和平与之相对应的三大空间意境:断折的军刀——死亡之庭——铸剑为犁,让他尤为感奋。特别是原址发掘的“万人坑”,成了参观序列的高潮与重点,让他立即联想到南石头多次发掘出。而每次都数以千计的骷髅头,无法计数的白骨……这种镂心之痛,是一辈子也无法平复的。

而日军这一反人类的罪行,迄今仍鲜为人知。所以,这么一个纪念馆,意义重大,更能振聋发聩,令侵略者无法不认罪!

他曾一次又一次在南石头集中营,万人坑旧址上徘徊、思索。

并因此上了波兰,上了东方奥斯威辛、豪森等地的集中营旧址及其后建的纪念馆。

更上了耶路撒冷,那面著名的“哭墙”。

尤其是在柏林刚刚建立不久的犹太人纪念馆。

那仿佛已沉积在心中很久的南石头纪念馆的方案,一下子便呼之欲出了。

他是这么对博士们表述的,这一构思方案,黑白分明而又黑白相错,当日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与黑透了的竟用细菌杀人的蛇蝎之心的对比,在纪念馆若干立面上,有无数凸现的骷髅印痕,无数被毒菌折磨,已濒临死亡,痛苦不堪的难民的面容,还有重重叠叠、无边无际、数不胜数的堆砌的尸骸,以及闪着寒光的手术刀与沾有菌种的巨大的针头。同时,该有一个更显著的雕塑——无限放大的沙门氏菌,那是当日特地从东京军医大学用飞机运来的那种……

他无时无刻不听到十万冤魂在地底下的呻吟。

……

他拿起笔,终于在设计图上补上了最后几笔。

然而,手上的笔还没来得及放下,设计室的门便被敲响了。

一打开门,他的一位女博士竟仓皇地冲了进来。

女博士正想说什么,可一眼看到墙上“南石头纪念馆”的设计图,竟一下子噤声了。

秦衡一怔,问:“出什么事了?小年。”

小年艰难地摇了摇头,好不容易才说出话了:“你这个设计,只能是纸上的了。”

秦衡又一惊:“你怎么这样说?”

“南石头不会有一个纪念馆了。”

秦衡心中一沉:“你这么认为?”

“你现在上南石头看看,就明白了。”

“南石头怎么啦?”

“我们刚发现,那里已经打下了深桩,要做楼盘了。”

“不是说停工了吗?”

“可现在又开工了。”小年眼泪水都流下来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开工,显然,是已经得到了批准,我们所做的努力已付之流水。”

“怎么可能呢?市里规划部门都已经拿走了我们的方案,还让我考虑主体建筑的设计……不应该说变就变。”

“老师,你教导我们说过,历史的事不是应该不应该怎样,而是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这就是事实!”

秦衡无言以对。

忽地,他抓上桌子上的手机,说:“我们走!”

小年自然是明白他要上哪去,却说:“你去又有什么用?你挡得住推土机,你顶得住打桩机吗——这已是历史!”

秦衡却说:“你忘了我同样给你们说过的另一句话,在权力社会,建筑是与权力争真理,在金钱社会,建筑同样是在与金钱争真理。因为建筑是艺术,是美学,与权力、金钱格格不入的。有人认为这是书生之见,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小年只好说:“那我们走吧!”

二

轰隆！轰隆！轰隆！打夯的巨响，响彻了南郊。如同发生了地震，吊灯在摇晃，桌子在摇晃，地面在颤抖……

这响声，也同样砸在了秦衡的心上。如此大规模的开工场面，他是第一次见识。

没有挖坑，没有过去打地基的样式，而是把又粗又大，顶部成锥状的水泥柱，一根根地插在了地表上。而且，再用夯机把它们一根根打入地层中，一片一片地打，速度之快，出乎人们意料，如同放大几千倍的铆钉，铆在地基上，铆得牢牢实实。

坦率说，秦衡没有料到施工会采取这种方式，看来，自己在这上面也太落后了。虽然早已知道，这种水泥柱灌注的方式已经采用多年了，但由于自己——怎么说呢，一厢情愿，满以为会用挖土机，先挖出一个大坑，再铺上钢筋，浇上水泥，保证地基的稳固性……而只要用挖土机一挖，那么，过去那“万人坑”下边的无数白骨，便会给翻出来。

他本已与文物部门联手叫停了的！也唯有这样，才阻止得住开发商。然而，他却没想到，恰恰是这样的抗争，提醒了开发商，所以，他们才不惜成本，变更了打地基的方式。现在，地表上只戳上几十根水泥立锥，地底下什么也不用翻动，工程便可以照样进行。自己太天真了，太自以为是了。

的确，上次与开发商打交道之后，好长时间都没听到什么动静。最早的规划方案了，也不曾付费，还以为他们会考虑修改，至少会预留“万人坑”所在的部分土地以从长计议，吸纳自己新方案的部分内容……日子久了，工作又忙，竟然就被他们瞒天过海，悄悄地把一切都准备好，然后，一举大规模开工，调来几十台打夯机，短短十天，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这地底下，何止上万的冤魂在哭泣。

目击者大都说有超过上十万中国人被埋在这里，大都是因细

菌感染而死,还有没死的便被活埋下去了。第一批化了,土塌陷下去,又来第二批,连续几年——从1942年初,日军把香港难民遣返回广州开始,一直到1944年甚至是1945年,美机轰炸细菌战部队总部为止,这里埋下了多少人?!

秦衡更进一步查出,当日主持这里用沙门氏菌杀人的日酋佐藤俊二,在著名的伯力大审判中,竟以在广州“无作为”而脱罪,从宽判处二十年徒刑。

可现在,这最大的罪证却永远沉埋在地下了。

小年告诉秦衡,这个开发商非常有背景,不仅在华南,而且在华东很多地方都拿到了很多地块,进行相当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连地方政府都只能让他们三分。这里的开发,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了。所建的均是三十层以上的高楼。所以,水泥锥才打下地底那么深。

秦衡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文物部门介入后,不是已经停工了吗?而且规划部门已经倾向我们建立纪念公园的方案……”小年几分愤慨,几分困惑,“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完全无视地表下边那么多层死难者的骨殖,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已经做出了‘东方奥斯威辛’的规划呀——是呀,规划部门难道能出尔反尔吗?”秦衡思索着说。

“莫非规划部门也顶不住了?”小年蹙起了眉头。

“不会有别的原因吧?可又能有什么原因,能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呢?”

小年长叹了一口气,反而比导师冷静了,说:“这年头,不就是你出门时跟我说的,我们是与权力、金钱争真理,无非是开发商找到了一个可以一手遮天、大权在握的靠山,或者是洒下了一大把银子,把所有的关节都买通了,除这两样之外,还能有什么?这么大的地盘,想瞒天过海是办不到的。”

“这两条,我们过去不都已经顶住了吗?”

“是呀,除非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能有什么变故吗?”

“什么重大变故?”

没等到解答,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手机的响铃,用的是秦衡自己写的歌曲:

哎呀来,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里人,
.....

这一响,打断了思维,惊慌意乱,刚把手机掏出来,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手机摔了出去,不知踪影。头上还磕出来血痕。

找了好一阵,还是没见到。小年也帮着找,响铃却停了。

当他正想放弃,时间毕竟更可贵,突然间,手机的响铃又响了。

他循声寻去,发现手机插进了砖瓦的裂缝深处,只得扒开上面的乱砖碎瓦,末了,连指甲缝都渗出了血……不小心,还摔倒在地上,磕了一额头的血。

待找到了手机,铃声已经不响了。一看“未接电话”一栏,居然是法院。他按了回去,对方是一位书记员,还有点生气:“怎么两次才接电话?”

秦衡不想解释:“我刚拿到手机。”

对方也不愿啰唆:“你这就过来取判决书。”

电话便挂上了。

小年在旁站着,手机的声音很大,她都听到了,她有几分苦涩地说:“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怀疑的重大变故发生了。他们的消息真快呀。”

秦衡一拧眉:“刚才只是让我去取判决书,没说输赢。”

“这还用明说吗?”

“开庭,我们明显占上风。”

“可为什么没当庭判决呢?秦老师,这如今,面上功夫可以做

足,可背后的暗箱操作照样可以把时间留足……所以,官司一判下来,他们就开工了。不信,你拿到的判决书,落款日期一定是早好几天的了,对方比你早几天得知结果。”

“等等,你说的什么对方?”

“当然不是告你的对方,而是阻挠你搞东方奥斯威辛方案的对方——开发商。开发商并没告你,他们是坐收渔利。”

秦衡颓然地坐在工地上一个水泥墩上,说:“他们不完全是坐收渔利,只怕早已是阴谋的主使者。”

小年点点头:“对,我看轻了他们。否则,原告为何会选取你这个方案起诉……”

“却不是告这个方案违章,不合法或者逾越了红线。”

“是呀,要否定一个规划,只有这样理由才站得住。可他们却只抓住方案的文字说事,引用的图片说事,不是说规划抄袭或剽窃,只说方案中用的图片与译文有问题,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把方案否了,让开发商乘隙而入。”

“表面上是几幅图几个字的知识产权官司,事实上是巨大的利益争夺。”秦衡苦笑了一声,“果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老师,你额头渗血了,别动,我给你擦擦。”小年站了起来,掏出了口袋里的纸巾,“现在,一切都揭晓了,不过,我是刚明白过来,而你,应该是早有预备的,是吗?”

“我只是隐隐觉得这个官司不会那么简单,所以,我才继续把方案做下去。今天,你也看到了,把主体建筑也画了出来……”

“为什么?”

“为的是,总有一天,这已经完善的方案,一样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起来。”

“可还能在这原址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是建立在万人坑的原址上的,失去了原址又意味着什么?”

“别说了,我又听到了十万冤魂在呻吟……”秦衡说。

“我却听到的是几十部打桩机巨大的声响。”小年叹息。

“正是这几十部打桩机就砸在这十万冤魂的白骨之上,才让

我听到他们永远不会停止的呻吟呀！”

小年悚然了。

她参加过南石头这一“万人坑”的调查取证，自然，这是为东方奥斯威辛规划方案所做的。几十位见证人的描绘，使她足有几十个夜晚不得入睡，晚晚被噩梦缠住不放，每每半夜惊醒过来。是怎样的一出人间惨剧。几年间，两部猪笼车，夜以继日把集中营中的死难者往万人坑里倾倒。不，车上并非完全咽气的难民尸体，有的脚趾还在动，有的还不时张口叹气，甚至有的还会“乍尸”，压在上面弹坐起来。至于死人，有的被老鼠咬掉耳朵、鼻子，啃出手指、脚趾上的肉，露出白色的骨头，一个个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轻飘飘没几斤重。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万人坑，上万平方米，几米深，有好几层的骨头碎片？直到几位日本老兵在村山富市首相讲话之后站了出来，证明这是日军搞的细菌战，万人坑里，埋了一次，化了，坍塌下去，再又扔上新的尸体，掩上薄土，华南雨水多，尸体化解得快，新的尸体很快又化了，大坑又坍塌了，于是再扔……层复一层，月复一月，酷热，更是为虎作伥……实在不敢再听证人倾诉了。然而，没人会想到，纪念馆方案一出，就给告了。不说内容不行，这个谅对方不敢，却抓住规划中作理念阐述部分使用的图片、译文胡搅蛮缠。图片完全是录像的截图，完全与对方所告的照片无关。译文更是如此，原告根本就不懂日文，完全是贼喊捉贼。可居然就立案了，就开庭了。而且就判了，更是……赢了——今天，明摆就是这样的结果。掉进了怎样一个巨大的黑洞里？而这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会引起怎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小年不敢想象。她看了看秦衡，刹那间，老师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令她想起关于老师的“从来没有年轻过”的说法。

三

秦衡走出了法院。

他没有让小年陪同，也没告诉小年什么时候来法院取判决书。

而判决正如小年所预料的一样,但无论如何怎样有了思想准备,这毕竟是自己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而他担心的是不仅仅是这一结果,更是因为这一结果所引发的……另一个同类的博览中心的命运,那同样是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方案。

还来不及往深处想,刚走出法院大门外不到一百米,他就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那是大大小小报刊的记者,其中有好位是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当旁听的。他们都拿着麦克风对住了他,追问:

“你已被判定为抄袭了,还有什么话说?”

“你原来说的没抄一个字、一幅图又是怎么回事?公开撒谎吗?”

“你对法院的判决服不服?”

“你对自己的抄袭该作何解释?”

“作为教授,你为人师表,对此感不感到羞耻?”

更有用相机、手机在拍摄的,且边拍边问:

“你额头上的血痕怎么来的?”

“该不是磕头告饶磕出来的吧?”

这令秦衡为之一震,昂起了头,站直了,说:“我该是掉进了‘9.11’的遗址大坑吧?你们还要继续进行恐怖袭击吗?你们传媒上还少了司法不公的报道吗?‘9.11’死的是近三千人,而‘万人坑’里埋的是上十万人,你们在为什么人张目?灵魂是会不会在恐怖袭击中坠入大坑中死亡的,灵魂是死不了的……”

记者们一下子面面相觑了。

“这教授是不是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

他们无法理解秦衡方才那番话的意义。在抢新闻抢眼球的职业本能下,他们早把职业道德甩到了爪哇外国去了,根本不去探究事件的本源与真相,甚至不惜夸大、栽赃,至于人性、人道、人权什么的,在其笔下能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难怪世界上称这类记者为“狗仔队”,因为他们已异乎人类。

果然还有人发现了什么:

“你额头上的血,不是磕头告饶磕的吧?”